

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年5月第二期

本期提要

专题聚焦

马斯克与巴西最高法之争：X平台下的政治漩涡与言论自由

各国动态

阿根廷、巴西、巴拿马、秘鲁

一、专题聚焦

马斯克与巴西最高法之争：X平台下的政治漩涡与言论自由

导言：

4月3日，美国记者迈克尔·谢伦伯格揭露的“巴西推特文件”将社交媒体巨头X（前Twitter）及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与巴西联邦最高法院之间就X平台上的账户封锁、审查制度产生的冲突推向了风口浪尖。这场争议牵动着巴西乃至全球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也引发了关于社交媒体如何平衡内容审核与言论权的深刻讨论。本文将梳理此次事件的发展过程，分析马斯克行为的用意与事件的性质；并围绕这一事件，探讨巴西言论自由观念的发展及其与美国的不同，以及极右翼势力如何利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极端观点，影响社会舆论和政治走向，进而分析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应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一、马斯克与莫赖斯之争

(一) 事件经过

4月3日，美国记者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揭露了据称在2020年至2022年间社交媒体X的巴西法律部门员工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这些邮件显示，巴西司法机构曾多次要求X提供使用“选举过程”和“内容审核”相关话题标签的用户数据。谢伦伯格批评巴西联邦最高法院（STF）大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领导了巴西广泛压制言论自由的案件”。次日，莫赖斯下令对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可能存在的妨碍司法行为展开调查。这份被称为“巴西推特文件”（Twitter Files Brazil）的材料，掀开了社媒平台X的所有者马斯克与巴西大法官莫赖斯之间冲突的序幕。

4月6日，X的官方账号发布声明，称其迫于法院裁决的压力，封禁了部分巴西用户账号，并表示X并不清楚法院为何下达封禁令，也无法透露是哪个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做出的裁决，但X认为这一封禁令违反了巴西的《互联网民法》（Marco Civil da Internet）与《联邦宪法》，因此将向法院提起上诉。同日，马斯克连续发布多条推文，攻击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并直接质问巴西大法官莫赖斯“为何对X进行如此严格的审查”，还表示将不再执行巴西法院对部分X账号的限制，重新激活此前因散播假新闻、仇恨或反民主言论等被封禁的账号，并声称X要关闭巴西办事处。此外，马斯克还发文攻击莫赖斯“多次背叛巴西宪法和人民”，称莫赖斯应该辞职，否则就会被弹劾。他还陆续发布了几十条推文，包括转发并赞同几位巴西议员攻击该国现任政府的帖文，分享“言论自由”表情包等。马斯克的火力集中在“言论自由”“审查制度”“独裁”“民主”“违法”等关键词上。

同时，巴西方面也迅速做出回应。4月8日，巴西联邦参议院议长罗德里戈·帕切科（Rodrigo Pacheco）表示，巴西对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监管“势在必行”，并表示巴西的相关法律法规并非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是制定数字平台的规则，以防止散播假新闻及仇恨、暴力、反民主等思想。同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兼大法官路易斯·罗伯托·巴罗佐（Luís Roberto Barroso）表示，任何在巴西领土上经营的公司都要遵守联邦宪法。巴西最近正在进行一场争取民主法制、反对政变的斗争，将社交网络作为犯罪工具有悖民主的表现。4月10日，在最高

法院的会议上，莫赖斯表示“绝对相信联邦最高法院、巴西人民和善良的人都知道‘言论自由’不等于‘侵略自由’……‘言论自由’不是扩散仇恨、种族主义、厌女、恐同等思想的自由，不是捍卫暴政的自由”。4月19日，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场演讲中，莫赖斯指出，巴西的司法系统致力于“打击将巴西视为殖民地的外国商人，以及屈服于国际利益的极端主义和反民主政治家”。巴西联邦总检察长豪尔赫·梅西亚斯（Jorge Messias）以及巴西工业发展署（ABDI）主席、司法部前执行秘书里卡多·卡佩利（Ricardo Cappelli）等人也纷纷批评马斯克的行为。

同时，巴西政府也对X展露出反击之举，决定暂停在X平台上投放新广告。这一决定依据于社会传播秘书处（Secom）2月份的一项规定，该规定旨在降低因互联网广告对联邦行政部门机构形象造成的风险。4月12日，X的竞争对手Bluesky宣布取消此前的内部规则，允许国家元首在该平台上拥有账户。同日，巴西总统卢拉在Bluesky上创建了个人账户。4月13日，谷歌的数据显示，巴西人对“Bluesky”的搜索量比以往翻了一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杰伊·格拉伯（Jay Graber）称在此期间Bluesky新增了10万名巴西用户。

4月15日，X改变了立场——其驻巴西法律代表正式宣布，该平台及其所有者马斯克将遵循巴西司法机构的指令，对涉嫌传播虚假新闻与仇恨言论的账号实施封锁。

然而，这一声明并没有为事件画上句号——在巴西极右翼势力的参与下，事态继续升级。4月21日，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他的支持者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州科帕卡巴纳海滩（Praia de Copacabana）进行示威活动。博索纳罗在活动中高度赞扬马斯克，将其描述为“一个为我们所有人维护自由的人”，称马斯克“勇敢地用所有证据展示了巴西民主的未来”。这位前总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巴西最高法院正在调查的“博索纳罗涉嫌参与政变”的案件，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假新闻”。马斯克则回应博索纳罗的支持，表示“无论你是否同意博索纳罗的观点，巴西人民都有权听到他的讲话”。

事件影响还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就在卢拉入驻Bluesky当天，马斯克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位于美国的特斯拉工厂进行了会面，谈及了X与巴西法院的争端。阿根廷政府发言人曼努埃尔·阿多尼（Manuel Adorni）

随后在 X 上发文称，米莱将在这场冲突中为马斯克“提供帮助”（但未说明以何种方式提供帮助），并坚称二人“一致认为需要捍卫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

而美国方面，4 月 17 日，美国众议院司法事务委员会则公布了一份长达 541 页的报告，其中包含莫赖斯命令 X 公司暂停或删除个人社交账号的数十项机密决定。这份题为《海外言论自由受到的攻击和拜登政府的沉默：巴西的案例》(The Attack on Free Speech Abroad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ilence: The Case of Brazil) 的报告是由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Jim Jordan) 做出的。乔丹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共和党人，与美国前总统、博索纳罗主义的“偶像”特朗普关系密切。根据该报告，莫赖斯的命令只指明了需要封禁哪些账号，而并未附上依据或理由。4 月 18 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回应称，该报告所包含的文件只是要求 X 平台遵守裁决的信函，并非做出裁决的依据，而巴西法院所做的决定都是符合宪法且有依据的。

5 月 6 日，美国众议院又向美洲国家组织 (OAS) 发出请求，要求其提供有关巴西审查制度侵犯言论自由和滥用权力的信息，该信函由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签署。文中写道：“鉴于美洲人权委员会 (CIDH) 的任务是促进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尊重，包括监测和收集有关巴西事态发展的相关报告和消息，我恳请您分享您所掌握的关于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信息。”

5 月 7 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以“巴西：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危机？”为主题的听证会，同样由克里斯·史密斯主持，博索纳罗一派的巴西议员代表亦有参会。史密斯是美国国会最年长的议员之一，也是博索纳罗主义在美国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听证会开始时表示，自 2022 年底以来，巴西人民一直是“巴西当局大规模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目标，“这些违法行为包括在政治上滥用法律程序来迫害反对派，例如，以虚假指控逮捕反对派人士、侵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迫害记者、压制反对派媒体、禁止个人使用社交媒体、借打击虚假信息等实施隐性审查制度”。然而，这些指控被美国的民主党人批评是“破坏巴西民主”和破坏美巴两国关系的行为。

《都市报》(Metrópoles) 2024 年 4 月 17 日报道，马斯克表示，就像已经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美国将很快对卢拉政府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然而，只

有特朗普赢得定于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围绕该制裁的讨论才会进一步推进。如果拜登继续执政，鉴于拜登政府与卢拉领导下的巴西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制裁将不太可能发生。

(二) 事件性质

美国汉普顿-悉尼学院助理教授、华盛顿巴西办事处研究员安德烈·帕利亚里尼 (Andre Pagliarini) 于4月24日在美国刊物《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埃隆·马斯克也在插手巴西民主事务》的文章。他认为，马斯克正在巴西煽动“审查”道德恐慌，破坏民选政府镇压极右极端主义的努力，一夜之间成为了巴西“反动右翼中的英雄人物”。帕利亚里尼还指出，马斯克所做的绝非仅仅是观望。在受到巴西右翼势力长期的“示好”之后，他终于“以一种美国人或许觉得很熟悉的方式，一头扎进了巴西汹涌的政治浪潮中：他把自己标榜成政治上持中立立场的人，只对捍卫言论自由感兴趣，但实际上，他站在了专制、反民主势力的一边，这些势力声称政府支持审查制度，但这只是他们攻击法治的幌子”。

帕利亚里尼认为，博索纳罗和马斯克此举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巴西正处于压制言论自由的审查制度之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破坏卢拉政府。博索纳罗可能希望搅浑巴西民主这潭水，以此推翻法院禁止他竞选公职的裁决。而马斯克的右翼转向虽然由来已久，但只是在过去几年才变得尤为明显。“他的推文充斥着对‘觉醒’文化 (Woke Culture) 的贬损性言论，似乎与那些被训练成厌恶政治正确的右翼基础产生共鸣。此外，马斯克还涉足反犹阴谋论……”马斯克很可能认同博索纳罗主义那种“粗俗的、男子气概的威权主义”，并不喜欢巴西政府以任何方式限制他的公司。

华盛顿巴西办事处执行主任保罗·阿布拉奥 (Paulo Abrão) 认为，马斯克并不是捍卫言论自由的道德典范，X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多次执行类似的禁令，但马斯克本人在经济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公开批评政府。阿布拉奥称，马斯克在巴西的立场是有偏见的，这种立场是用来掩护商业利益的手段。

《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 2024年4月8日文章《埃隆·马斯克：保守派亿万富翁曾几次试图干涉拉美政治》也认为，马斯克在南美地区的利益可能是他频繁干涉南美国家政治的原因。文章指出，除了巴西之外，马斯克也曾插手委

内瑞拉、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国内政治，并且展示出支持保守和极右翼力量的倾向。例如，特斯拉电动汽车的电池制造高度依赖锂资源，而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构成的“锂三角”地区正是全球锂资源的重要产地。因此，马斯克这一政治参与背后，很可能与他对确保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稳定的商业利益有关。米莱赢得选举后，马斯克立即发布了“阿根廷即将迎来繁荣”的帖文。米莱在 X 上回复说：“我们得谈谈，埃隆”。米莱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马斯克“将在新阿根廷发挥领导作用”，他的公司 Starlink “已经进入阿根廷”。Starlink 是一家通过卫星提供互联网连接的公司，目前已在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开展业务。

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攻击莫赖斯的不止马斯克一人，许多共和党成员也纷纷站出来支持马斯克和博索纳罗。《新共和》2024年4月24日文章指出，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一“反民主的马斯克轴心”的成员希望通过此举获得什么。文章认为，博索纳罗及其支持者以“审查制度”为借口，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而非他们实际扮演的巴西民主破坏者的角色。他们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利用国际社会对巴西司法机构的谴责来削弱卢拉政府的力量，恢复博索纳罗的地位。

文章称，博索纳罗之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 (Flávio Bolsonaro) 于4月8日的巴西电视访谈节目《生路》 (Roda Viva) 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弗拉维奥指出，正如拜登政府通过制裁试图遏制委内瑞拉独裁总统马杜罗一样，如果特朗普在11月赢得总统大选，他也可能会对巴西采取同样的措施。“这次的情况让世界关注我们巴西人，这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正常……我们必须捍卫民主，而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如此密切，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制裁巴西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文章还进一步强调，美国的共和党人可能正在探索一种新方法，将他们对特朗普及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与国际社会更广泛地联系起来。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非常关注英国脱欧背后的力量，并热切地寻求与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志同道合”的领导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二、言论自由在巴西

(一) 巴西公众对言论自由的讨论

根据巴西媒体《NEXO》4月17日文章《巴西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威胁？》，自从首批涉事账户被封锁以来，莫赖斯在处理这些调查中所做的决定就不断遭到评论界的非议。他被贴上“独裁者”的标签，批评者称其“侵犯被调查者的权益”，并实行“过于严苛”的事先审查机制，即选择暂停整个账户，而非仅仅删除那些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帖子。在与埃隆·马斯克的辩论交锋后，对莫赖斯的批评再次高涨，批评者强调，特殊时期（大选）已经结束，莫赖斯的处罚手段不适当且违反了巴西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

巴西两家主流新闻媒体也对莫赖斯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在4月14日发表的社论《必须结束莫赖斯推行的审查制度》中明确指出，“在社交媒体上剥夺某人的言论自由是违宪的，只有在经过合法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之后，才能对违规行为进行惩处。”该篇社论还指出，博索纳罗主义者虽然持有极端观点，但他们同样拥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权。将他们的声音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评判，而非禁言，将更有助于社会的理性讨论和健康发展。禁言的做法只会加剧这一极端群体的“受害者心态”，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要依法惩治真正涉及犯罪的言论行为，但切勿滥用事先审查这一违宪的专制手段”。社论认为，总统大选的紧迫性，或许曾是采取某些极端手段的潜在动因。然而，回顾2022年的选举，它是在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鼓动政变”的社会动荡背景下进行的，其网络上的部分支持者，在酝酿类似政变的行为时可能缺乏深思熟虑，而“这场选举已在17个多月前尘埃落定，其结果在巴西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尊重和遵循。”

《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 Paulo) 在4月14日的社论《对最高法院的合法性批评》中指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将批评与攻击混为一谈的做法有失偏颇。

“批评民主机构，本质上并不等同于对它们的攻击或威胁。对民主机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要求它们自我反省，并非极端主义的表现；同样，呼吁它们依法行使权力，也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合法性的否定。”该文章进一步指出：“巴西在1月8日确实经历了政变阴谋的阴影，但时至今日，正如公众所见，这些民主机构正在正常地履行其职能……然而，为何最高法院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仿佛国家仍置身于那个无休止的1月8日？这些疑问均源自对民主制度的合理关切，与极端主义言论并无任何关联。对最高法院提出约束要求，绝非政变策划者的行径，

而是每一位共和主义者应有的责任和行动。”

此外，《圣保罗页报》的专栏作家利吉娅·玛丽亚 (Lygia Maria) 在《支持审查制度的左派》一文中指出：“民主法治的基石之一在于司法判决的透明度，这是确保正当法律程序中对抗性听证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公民有权了解为何自己会受到调查或惩罚。”美国资深记者兼律师格伦·格林沃尔德 (Glenn Greenwald) 于4月13日在同一媒体发文《莫赖斯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认为莫赖斯“在缺乏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行使权力”，声称：“那些维护非民选法官在无据可依情况下行事，却让议员噤声的人，怎能自诩为民主的捍卫者？正如不能用腐败的手段去打击腐败——这是‘洗车行动’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同样，我们也不能用专制的方法来保护民主。”

4月10日，巴西律师协会 (Ordem dos Advogados do Brasil, 简称“OAB”) 的主席贝托·西蒙内蒂 (Beto Simonetti) 宣布该协会将向众议院提交一份名为《正当法律程序》(PEC do devido processo legal) 的宪法修正案建议，旨在“防止最高法院在受理上诉时，无理拒绝被告人亲自辩护的合法请求”。莫赖斯与巴西律师界曾因2023年1月8日国会骚乱事件的诉讼中广泛使用线上庭审而非面对面辩论的方式发生过激烈争执，律师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批评。

对于莫赖斯的批评，各方观点不一。巴拉那联邦大学 (UFPR) 的宪法学教授维拉·卡拉姆·德丘埃里 (Vera Karam de Chueiri) 对此持有双重看法，她表示：“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又不完全如此。对于坚持言论自由无边界的人来说，最高法院的行为可能显得过于严格。”同时，她也强调，不能片面看待这一问题，必须全面了解该法案出台的背景。“最高法院采取特殊手段往往是为了捍卫宪政民主，”德丘埃里教授在接受《NEXO》采访时指出，“我认为在1月8日那个特殊时刻，最高法院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有确凿证据表明有人企图发动政变——幸运的是，由于当时及时采取的强制手段和其他情势措施，政变最终没有发生。”

德丘埃里教授并不认为巴西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实质威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备受争议的。”她详细阐述道：“关于言论自由的定义，人们持有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表达自由应有明确且固定的界限，而另一些人则主张不应有任何限制，即使是仇恨言论等极端情况也应得到包容。”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UC-Rio）的刑事诉讼法教授及资深刑事律师安德烈·佩雷克马尼斯（André Perecmanis）坚称，对最高法院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他表示：“对内容显然违反民主法治的账户实施封禁措施，是完全基于法律授权的。”他强调，表达自由并非一项无条件的权利，因为没有任何权利是绝对的。佩雷克马尼斯还对巴西最高法院在维护社会公正与法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支持：“虽然可能存在失误，但最高法院始终致力于遏制虚假信息、误导性言论及仇恨言论的蔓延。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防止犯罪活动的扩散。”他批评道：“那种认为需要先经过一个程序证明信息是虚假的，之后才能删除相关出版物或追究责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身为律师及捍卫言论自由的托纳沃兹研究所（Tornavoz Institute）的创始人，塔伊斯·加斯帕里安（Taís Gasparian）在接受《NEXO》采访时坦言，由于无权查阅相关数据记录，她对此案的评论颇为困难。她表示：“从我所了解到的（关于埃隆·马斯克的批评）来看，我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封锁这些账户，但我也无法确定莫赖斯是否还掌握着其他关键信息。”

加斯帕里安认为，在当前的巴西社会，言论自由正面临威胁，但这并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责任。她指出：“除了个别例外，最高法院在维护言论自由方面做出了多项积极的裁决……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这是因为表达的权力正被一些毫无干系的人所利用和扭曲。”

（二）言论自由在巴西和美国的区别

巴西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与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异。巴西并没有类似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当的宪法法律来保障言论自由。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成员、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的特别顾问埃斯特拉·阿兰哈（Estela Aranha）指出，在美国，言论自由权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范畴宽泛且几乎不可侵犯。然而，在巴西，与欧洲多数国家相似，表达自由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与其他诸如隐私权、人身安全等权利并行不悖。这些基本权利在巴西法律体系中享有同等的地位，意味着在行使任何一项权利时，都不能侵犯到另一项权利。因此，如果言论自由被用于侵犯其他基本权利，那么这种自由将会受到限制。例如，宣扬纳粹主义的言论在巴西被视为非法言论，其潜在的危险性使得政府必须采取先发制

人的措施加以禁止，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这种限制并不存在。

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阿布拉姆斯诉合众国”（*Abrams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首次认可了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论自由》中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

（Marketplace of ideas）理论，将言论自由的理论引入美国宪法。根据“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真理与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才能使真理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越辩越明。霍姆斯在该案的异议意见书中强调，之所以有必要保障言论自由，乃是因为“观念的自由交易”与“思想市场的竞争”是获得真理的最有效手段。

霍姆斯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在不受国家干预的环境下自由地表达与辩论自己的观点时，真理与理性方能得以彰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在于保障言论自由，旨在捍卫对政府的批评性意见与多元观点，从而确保个人和集体能够自由地对国家事务作出判断。根据《巴伊亚州报》（*Jornal Correio*）2024年4月23日文章《了解巴西和美国言论自由的区别》，在2023年6月出版的《当代最高法院》（*Supremo Contemporâneo*）一书中，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精选了一系列捍卫言论自由的标志性判决。其中，莫赖斯大法官在回顾美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后，深刻阐述了巴西立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言论自由虽宝贵，但绝不可被滥用以从事非法活动或散播仇恨言论，更不可用以反对民主制度或诋毁公共机构。”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式言论自由的解释对巴西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未能提供足够有效的手段来规制仇恨或反民主的言论。例如，从“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 vs. Ohio*）的判例中可以窥见一二，该美国宪法判例虽宣布针对黑人和犹太人的仇恨言论违宪，但也认为限制使用提及种族歧视标签的法律同样违宪，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前规范机制的矛盾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在《当代最高法院》一书中明确指出：“当言论自由的行使威胁到其自身存在时，其意义便不复存在。”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有些内容因其极端性质而无法被纳入协商的范畴。

巴西利亚大学（UnB）政治学和传播学专家、《表达自由 x 新闻自由》（*Liberdade de Expressão x Liberdade da Imprensa*）一书的作者维尼西奥·阿图尔·德利马（Venício Artur de Lima）强调，美国对表达自由概念的法律处理方式不同于其

他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美国宪法学家常将这一独特现实称为“美国例外”。在巴西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则确立了特定法理：当民主及其机构因言论自由而面临风险时，将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德利马教授指出，尽管言论自由在美国也受限制，如不能为恋童癖辩护或不能在拥挤剧院中大声叫喊虚报火情，但美国的判例在宽容程度上与巴西有所不同。教授表示，无论在哪个国家，危及民主的言论都将受到限制，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公开辩论中把握言论自由的边界。

（三）美式价值观对于巴西的影响

根据《圣保罗页报》的专栏科普文章《美国对巴西的商业和文化影响》，美国的影响已悄然深入巴西文化的骨髓，不仅成为其文化特征的一部分，更在日常生活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显现。从英语术语的T恤、国际品牌标志，到脸书（Facebook）、X等社交网络的普及，美国文化无处不在。然而，这种广泛的认同感有时令巴西人产生一种微妙的“被征服感”，似乎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巴西作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在《巴西人民》（O povo brasileiro）一书中深刻剖析了巴西身份认同的复杂形成过程。他提出，巴西人是三大文化母体——土著人（即欧洲人到来之前已居住在巴西的各民族）、非洲人和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混血交融的产物。巴西不仅是地理上的混血儿，更是文化上的熔炉，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基因。

每个社会群体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都会经历着文化的重申和坚守。对于巴西而言，美式文化的引入，虽然带有巩固霸权的目的，但巴西人并未因此失去自己的文化根基。相反，他们积极吸收新的文化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审慎的抵制力量——巴西人对美国强加或具有劝说意味的文化产生了天然的排斥感。

因此，关于美式价值观对巴西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议题。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与外部文化交融时，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特性的重申和新传统的孕育。这些传统虽然融合了外部元素，但始终保持着当地的独特性。

三、社媒时代如何应对极右翼势力崛起

巴西政治学家卡米拉·罗查 (Camila Rocha) 在《圣保罗页报》2023年8月3日《右翼主导社交网络，左翼在数字战争中落伍》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巴西的右翼势力通过传播模因语言 (Meme，指在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的模仿性话语、流行标语、热点词汇等)、将政治议题聚焦于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利益上，以及简化解释政治话题等方式，有效占领了社交网络，成功吸引了大量“自发的意识形态代理人”，实际上，这些看似激进的内容创作者则以盈利为目的，利用“人口政治”谋取经济利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的左翼民主人士开始采用非常抽象、学术化且“有时显得傲慢”的话语方式。“这种做法最终也会疏远民众，因为很多人难以理解其中掺杂的术语。”

而这一困境并非一国所独有。社会学家卡拉·蒙托里·费尔南德斯 (Carla Montuori Fernandes) 指出，全球范围内正面临自由民主危机，这源于民众对政治机构缺乏信任。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领导人借由社交媒体平台崛起，通过散播错误信息、否认主义和仇恨言论来煽动情绪。费尔南德斯表示，在巴西民主危机的背景下，极右势力的崛起严重侵蚀了传统政党和政治领导人的形象。特别是2018年，博索纳罗的竞选团队巧妙地利用了与共产主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主义及“洗车行动”腐败丑闻相关的言论作为竞选策略。到了2022年，卢拉的竞选团队试图以联邦议员安德烈·亚诺内斯 (André Janones) 领导的“数字游击队”或“亚诺内斯文化主义” (Janonismo Cultural) 战略作为回应。然而，亚诺内斯在网络上抨击右翼的行为，如指出右翼候选人传播蓄意剪辑的视频和散布假新闻等，都“仅仅是为了在网络上获取关注”。费尔南德斯强调，左派不应陷入与极右势力在网络上的竞争陷阱，而是可以通过更直接、人性化且不拘泥于形式的沟通方式取得进步。她指出，巴西左翼似乎尚未适应数字传播的主导逻辑，卢拉作为一位传统的政治人物，需要采用更为直接、非正式和人性化的方式与公众沟通，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根据《真实巴西》 (Brasil de Fato) 2024年4月20日的报道，来自巴西左翼党派社会主义与自由党 (Psol) 的联邦议员埃里卡·希尔顿 (Erika Hilton) 谈论了巴西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新纳粹主义团体的兴起趋势。希尔顿指出，今天，在巴西乃至全球范围内，极右翼和新种族主义势力正缓慢崛起。包括“X”在内的许多媒体平台，虽然为各种观点提供了表达的渠道，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极端

言论提供了合法性，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人也正在采取措施封杀特定账号。而本次风波中马斯克的言论和行动，在“为这些极端声音推波助澜”。希尔顿强调，“面对这些反民主、反人权、反少数群体的思想，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行动。我们需要明确发展怎样的机制、语言和策略，才能将我们自己定位为社会的领导者和值得信赖的人。”

针对记者提出的“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挽回进步浪潮？”的问题，希尔顿回应道：“有时，我们需要从激烈的辩论、理论的探讨中暂时抽离，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民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我们需要简单而直接地揭露极右翼势力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编织的谎言和幻想，这些幻想往往与家庭、儿童、宗教和土地等私人利益紧密相连。这些话题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往往比关于左翼主张的辩论更为广泛。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关于军警改革、毒品政策等问题的辩论同样重要，但我们需要确保这些辩论的内容能够触及到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宗教人士，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关注和尊重。”

希尔顿还提到，虽然以博索纳罗为首的极端政治力量在选举中失利，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极右势力仍在地方政府层面展示其实力。因此，民主力量需要构建实用的政治议程，并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方式更新政治平台，以吸引更多支持者，不仅要反击极端主义的假消息和恐惧宣传，同时必须在信息充斥的现代环境中找到有效的沟通方式。“尽管我没有现成的秘诀，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当探索 WhatsApp 群组、Telegram 群组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更要超越巴西左翼在政治交流中常有的结构性沉闷。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吸引力，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平台，从而做到与这个时代对话。”

《资本信》(Carta Capital) 2024年4月18日文章《媒体和极右翼，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警告》提及，鉴于目前极右翼对媒体的利用现状，执政党需要加强对于数字平台监管。当前，基于虚假新闻构建的言论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肆意传播，误导公众，破坏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公信力。文章指出，这些媒体作为公共特许权的受益者，本应遵循严格的调查与新闻伦理、服务于公民利益；而如今它们却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因此，监管数字平台和讨论人工智能对民主的风险固然重要，但实施对“传统”媒体的严格立法同样必要。许多媒体背离服务公众的义务，成为了仇恨言论的温床，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应当确保这些媒

体的资金和节目处在一定透明度的监管之下。文章还强调，博索纳罗在传统媒体中的突出地位虽然引发了广泛争议，但这并非孤例。在巴西，利用选民的厌烦情绪、宗教及商业关系来争取选票的做法屡见不鲜，却缺乏深入关注和分析。“在市政选举年，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即便媒体系统对此漠不关心，我们也必须正视并解决问题”。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参考来源：

1. 《权力360》(Poder 360) 2024年4月4日文章《“推特文件”谈论巴西“言论自由的限制”》(Twitter Files falam sobre “limites à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no Brasil)
<https://www.poder360.com.br/internacional/twitter-files-falam-sobre-limites-a-liberdade-de-expressao-no-brasil/>
2. 《权力360》(Poder 360) 2024年4月7日文章《X 在官方说明中称其将上法庭》(Em nota oficial, X diz que vai recorrer à Justiça)
<https://www.poder360.com.br/midia/em-nota-oficial-x-diz-que-vai-recorrer-a-justica/#:~:text=A%20conta%20oficial%20do%20X,que%20vai%20recorrer%20na%20Justi%C3%A7a>
3.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24年4月14日文章《埃隆·马斯克与巴西强大的最高法院不和》(Elon Musk is feuding with Brazil's powerful Supreme Court)
<https://www.economist.com/the-americas/2024/04/14/elon-musk-is-feuding-with-brazils-powerful-supreme-court>
4. 《巴西邮报》(Correio Braziliense) 2024年4月9日文章《马斯克 X 莫赖斯：了解讨论和影响》(Musk x Moraes: entenda a discussão e repercussão)
<https://www.correiobraziliense.com.br/politica/2024/04/6834305-musk-x-moraes-entenda-a-discussao-e-repercussao.html>
5. <https://www.correiobraziliense.com.br/politica/2024/04/6834305-musk-x-moraes-entenda-a-discussao-e-repercussao.html>
6. 《InfoMoney》2024年4月11日文章《巴罗佐表示埃隆·马斯克和亚历山大·德·莫赖斯之间的争议“已经结束”》(“Assunto encerrado”, diz Barroso sobre polêmica entre Elon Musk e Alexandre de Moraes)

<https://www.infomoney.com.br/politica/assunto-encerrado-diz-barroso-sobre-polemica-entre-elon-musk-e-al-exandre-de-moraes/>

7. 《权力360》(Poder 360) 2024年4月4日文章《马斯克发表声明后, 卢拉取消了 X 上的广告》(Lula cancela publicidade no X após declarações de Musk)

8. <https://www.poder360.com.br/governo/lula-cancela-publicidade-no-x-apos-declaracoes-de-musk/>

9. 《NEXO》2024年4月20日文章《面对 X 的动荡, Bluesky 的空间是什么?》(Qual é o espaço do Bluesky diante das turbulências do X)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presso/2024/04/20/rede-social-blue-sky-twitter-x>

10. 《权力360》(Poder 360) 2024年5月5日文章《马斯克表示巴西人有权听到博尔索纳罗的声音》(Brasileiros têm o direito de ouvir Bolsonaro falar, diz Musk)

<https://www.poder360.com.br/midia/brasileiros-tem-o-direito-de-ouvir-bolsonaro-falar-diz-musk/>

11. 《NEXO》2024年4月12日文章《米莱为马斯克在巴西的调查提供支持》(Milei oferece apoio a Musk em investigação no Brasil)

<https://www.nexojornal.com.br/extra/2024/04/12/milei-oferece-apoio-a-musk-em-investigacao-no-brasil>

12. 《请看》(Veja) 2024年5月9日文章《美国: 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巴西的“审查制度”存在分歧》(EUA: republicanos e democratas divergem sobre ‘censura’ no Brasil)

<https://veja.abril.com.br/coluna/maquiavel/eua-republicanos-e-democratas-divergem-sobre-censura-no-brasil>

13. 《都市报》(Metrópoles) 2024年4月17日文章《埃隆·马斯克预测美国将因卢拉和莫赖斯而对巴西实施制裁》(Elon Musk prevê sanções dos EUA ao Brasil por causa de Lula e Moraes)

<https://www.metropoles.com/colunas/paulo-cappelli/elon-musk-preve-sancoes-dos-eua-brasil-por-conta-de-lula-moraes>

14.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2024年4月24日文章《埃隆·马斯克也在插手巴西民主事务》(Elon Musk Is Now Meddling in Brazil’s Democracy, Too)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80878/elon-musk-brazil-free-speech-trying-break-another-democracy>

15. 《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 2024年4月8日文章《埃隆·马斯克: 保守派亿万富翁曾几次试图干涉拉美政治》(Elon Musk: lembre outras vezes que bilionário conservador tentou interferir na política da América Latina)

<https://www.brasildefato.com.br/2024/04/08/elon-musk-lembre-outras-vezes-que-bilionario-conservador-tentou-interferir-na-politica-da-america-latina>

16. 《NEXO》4月17日文章《巴西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威胁?》(A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está sob ameaça)

- no Brasil?)
- <https://www.nexojournal.com.br/expresso/2024/04/17/bloqueio-perfis-redes-sociais-supremo>
17.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2024年4月14日文章《必须结束莫赖斯推行的审查制度》(Censura promovida por Moraes tem de acabar)
- <https://www1.folha.uol.com.br/opiniao/2024/04/censura-promovida-por-moraes-tem-de-acabar.shtml>
18. 《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 Paulo) 2024年4月14日文章《对最高法院的合法性批评》(A legítima crítica ao Supremo)
- <https://www.estadao.com.br/opiniao/a-legitima-critica-ao-supremo/>
19.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2024年4月14日文章《支持审查制度的左派》(A esquerda que apoia censura)
- <https://www1.folha.uol.com.br/colunas/lygia-maria/2024/04/a-esquerda-que-apoia-censura.shtml>
20.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2024年4月13日文章《莫赖斯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Moraes viola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e devido processo legal)
- <https://www1.folha.uol.com.br/colunas/glenn-greenwald/2024/04/moraes-violou-liberdade-de-expressao-e-devido-processo-legal.shtml>
21. 《巴伊亚州报》(Jornal Correio) 2024年4月23日《了解巴西和美国言论自由的区别》(Entenda a diferença entre a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no Brasil e nos Estados Unidos)
- <https://www.correio24horas.com.br/brasil/entenda-a-diferenca-entre-a-liberdade-de-expressao-no-brasil-e-nos-estados-unidos-0424>
22.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文章《美国对巴西的商业和文化影响》(A INFLUÊNCIA COMERCIAL E CULTURAL DOS ESTADOS UNIDOS NO BRASIL)
- <https://meuartigo.brasilecola.uol.com.br/geografia/a-influencia-comercial-e-cultural-dos-estados-unidos-no-brasil.htm>
23. 《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 2024年4月20日文章《埃里卡·希尔顿说，博尔索纳罗主义者基于身份认同行动，以引发公众的偏见》(Bolsonarismo atua por identificação e desperta preconceitos nas pessoas, diz Erika Hilton)
- <https://www.brasildefato.com.br/2024/04/20/bolsonarismo-atua-por-identificacao-e-desperta-preconceitos-nas-pessoas-diz-erika-hilton>
24.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Paulo) 2023年8月3日文章《右翼主导社交网络，左翼在数字战争中落伍》(Direita domina redes sociais e deixa esquerda para trás na batalha digital)

<https://www1.folha.uol.com.br/amp/poder/2023/10/direita-domina-redes-sociais-e-deixa-esquerda-para-tras-na-batalha-digital.shtml>

25. 《资本信》(Carta Capital) 2024 年 4 月 18 日文章《媒体和极右翼, 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警告》(Mídia e extrema-direita, um alerta para as eleições que se aproximam)

<https://www.cartacapital.com.br/artigo/midia-e-extrema-direita-um-alerta-para-as-eleicoes-que-se-aproximam/m/amp/>

二、各国动态

阿根廷

阿根廷工会举行第二次罢工

2024 年 5 月 9 日, 阿根廷工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 以表示反对总统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政府的劳动法改革和各类紧缩政策。罢工严重影响了交通和公共服务, 尽管政府试图淡化罢工的影响, 但工会声称本次罢工得到了全国近 97% 的支持。米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身穿印有“我不罢工” (Yo no paro) 口号 T 恤的照片, 安全部长帕特里西亚·布里奇 (Patricia Bullrich) 谴责了针对不参与罢工者的“黑手党行为”。

——编译自 5 月 9 日 *El País*

阿根廷发行“中国制造”新货币

阿根廷央行宣布首次发行面值 10,000 比索的纸币并于 5 月 7 日逐步投入市场。这将使阿根廷金融系统的流通更加有效并且降低了纸币的采购成本。该批纸币是由中国制造的。

——编译自 5 月 9 日 *Infobae*

巴西

巴西赢得 2027 年女足世界杯主办权

5月17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74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巴西凭借119票的高票数成功击败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联合申办，赢得2027年FIFA女足世界杯主办权。此次世界杯将是该赛事的第十届，巴西将继两届男子世界杯后再次举办国际足球盛事，并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举办FIFA女足世界杯的南美国家。尽管巴西女足已两度站上领奖台，但尚未摘得世界杯桂冠。巴西女足参加过历史上每一届世界杯的盛事，并将作为东道主第十次参赛，期待打破冠军荒。

——编译自5月17日 *Brasil de Fato*

巴西设立“全国打击日”纪念受虐女童，呼吁加强儿童保护

为纪念1973年在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被强奸和虐待致死的8岁女童阿拉塞利·卡布雷拉·克雷斯波 (Araceli Cabrera Crespo)，巴西联邦政府将每年的5月18日定为“全国打击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虐待和性剥削日”。

据巴西联邦政府人权热线“Disque 100”公布的数据，2023年共收到31,252起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暴力投诉，其中联邦区 (DF) 的投诉记录达477条。联邦区卫生局 (SES-DF)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在应申报疾病信息系统 (Sinan) 中记录的针对儿童的事件中，性暴力事件占比高达40.8%。其中，强奸是最普遍的类型，占到了总数的71.4%。

——编译自5月17日 *Brasil de Fato*

南里奥格兰德州洪灾造成重大伤亡

据报告，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受洪灾影响的人数已超过200万。截至5月11日，已有445个城市受到暴雨影响，136人死亡，125人失踪，756人受伤，超7万人被安置在避难场所，超33万人流失所。主要河流水位于5月下旬开始下降，目前部分城市的洪水已经消退。洪灾发生后，卢拉多次到访该州，并颁布一系列应急计划，其中包括通过数字支付平台Pix为24万受灾家庭发放总额达12亿雷亚尔的“重建券”。此外，州政府也正在阿雷格里港、卡诺阿斯、瓜伊巴和圣莱奥波尔多等地加紧建设更多临时庇护场所。

——编译自5月11日 *Agência Brasil*、5月15日 *NEXO*、5月16日 *GI*

巴拿马

保守派候选人穆利诺赢得巴拿马总统选举

2024年5月5日，巴拿马保守派候选人何塞·劳尔·穆利诺 (José Raúl Mulino) 赢得了2024年巴拿马总统选举。根据投票结果，穆利诺获得了约34%的选票，领先其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右翼候选人里卡多·隆巴纳 (Ricardo Lombana) 约9个百分点。穆利诺曾在前总统马蒂内利执政时期担任安全部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

——编译自5月6日 *El País*

秘鲁

秘鲁国家石油公司寻求私有化

2024年5月13日，秘鲁国家石油公司 (Petróleos del Perú) 新一届董事会宣布，该公司股东大会已经在考虑将该机构私有化，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该公司在一份机构公报中指出，目前公司需要约22亿美元的资金来恢复财务稳定。这一表态引起了广泛的谈论，自由秘鲁党 (Perú Libre) 议员弗拉维奥·克鲁斯 (Flavio Cruz) 批评了这种行为，认为将隶属于秘鲁能矿部 (Ministerio de Energía y Minas) 的企业出售给“统治国家的商业独裁者”损害了国家公有财产。

——编译自5月13日 *Infobae*

编译：李晓晓、付一诺

校对：张婧

审核：拉美和加勒比组